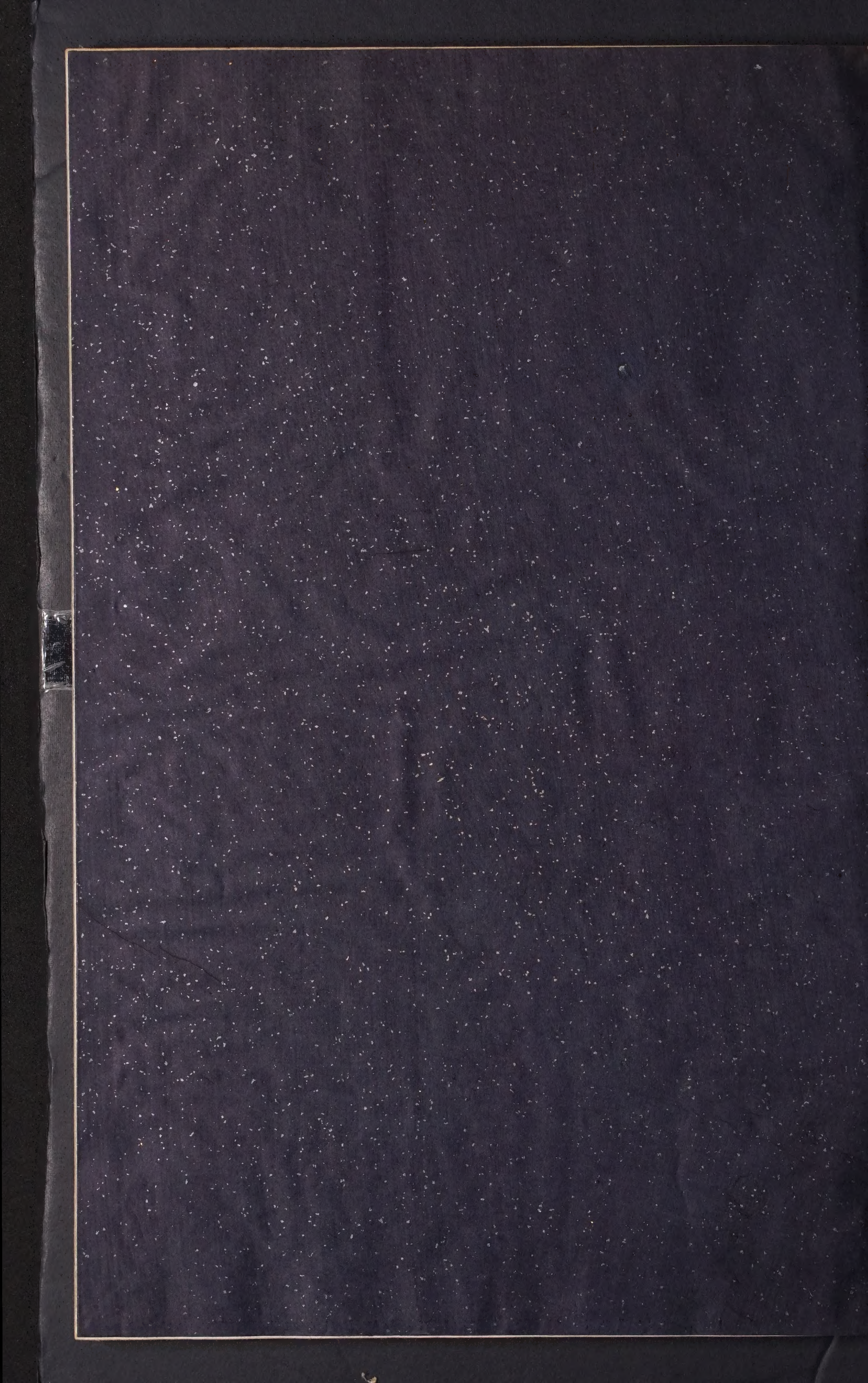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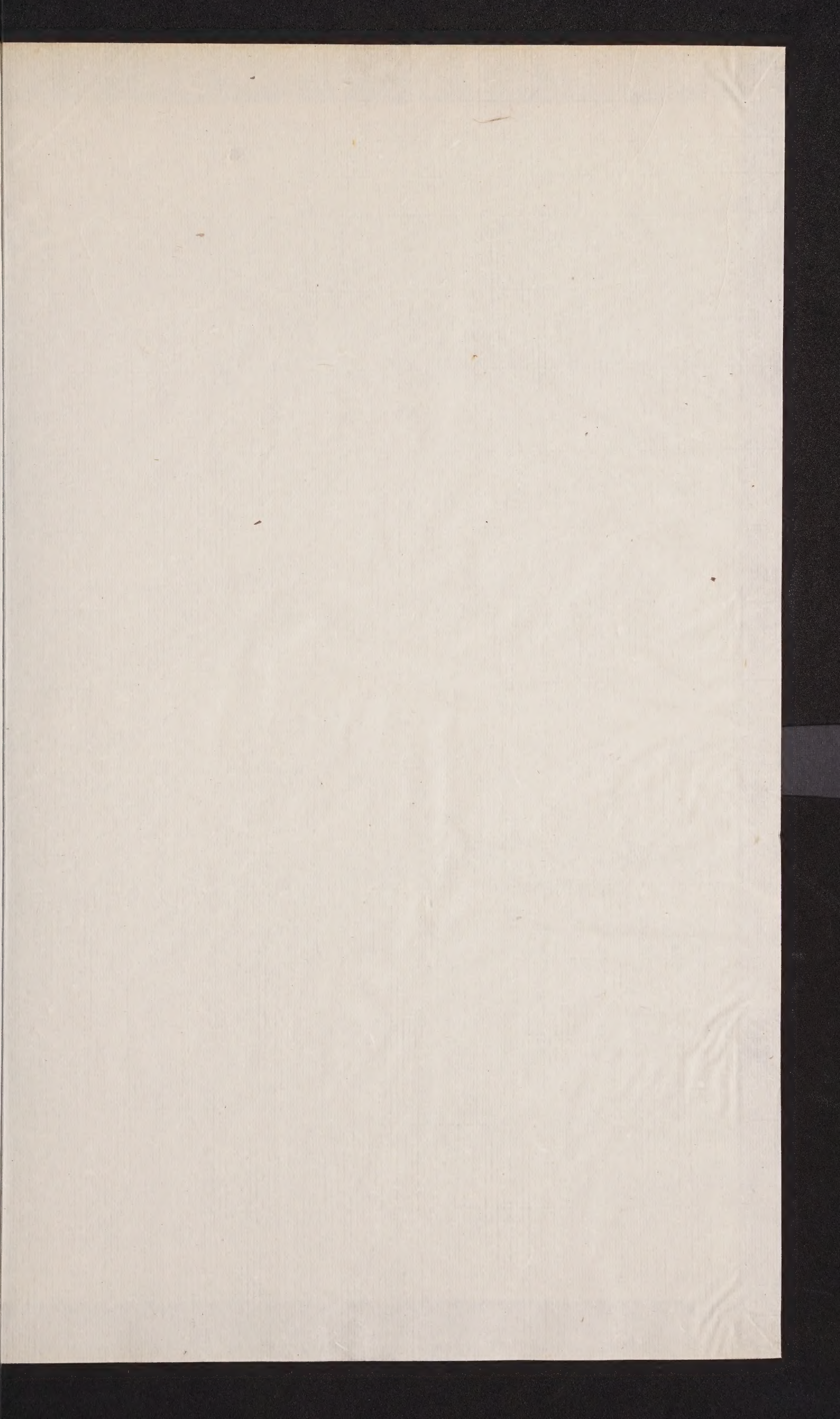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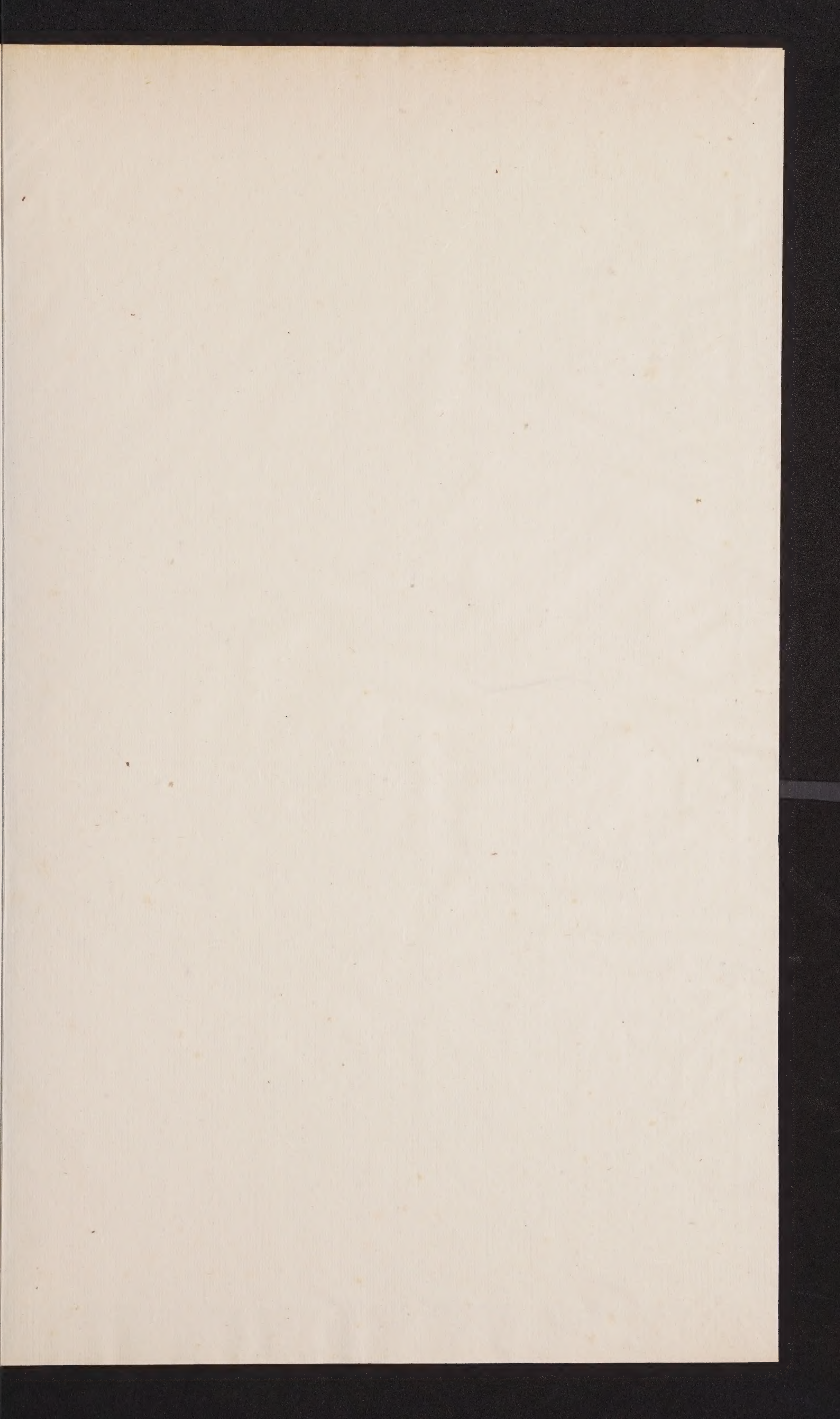






聖學格物通卷之三十

謹妃匹下

○漢光武建武二年帝以陰貴人雅性寬仁欲立以爲后貴人以郭貴人有子終不肯當六月戊戌立貴人郭氏爲皇后十七年郭后寵衰數懷怨懟上怒之冬十月辛巳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爲皇后

臣若水通曰傳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以光武之英睿聰明旣后郭氏又后陰氏正始之道無足取者然卒能光復舊物益隆炎祚皆才足以倖致之無脩身齊家之道

故不足化成天下爾人君欲脩身正家以平

天下者尚戒之哉

○漢明帝永平三年春二月甲子立貴人馬氏爲皇后皇子炟爲太子后援之女也德冠後宮旣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麤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爾群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

臣若水通曰明德馬后出於勳賢之家德冠

宮闈愈自謙肅顯宗自貴人立之以母儀天下宜也易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顯宗之於馬后其庶幾乎後之人君擇后以色而不以德往往不出於勳賢之族而出於微賤之家及奢侈貪妬而失天下之儀表者亦惑矣哉

○漢章帝建初二年十二月帝納竇勳女爲貴人有寵三年三月癸巳立貴人竇氏爲皇后

臣若水通曰后以配君德也章帝立竇氏爲后初未聞賢德之稱特以寵愛立爾及寵之過卒使易太子殺貴人必有以致之矣帝稱治從寬厚由是言之寬亦甚矣曾是以爲厚

乎後之端本善則者宜知所鑒

○漢和帝永元十四年鄧禹子訓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傳常晝脩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後選入宮爲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嘗克己以下之雖宮人隷役皆加恩借每有讌會諸姬競自脩飾貴人獨尚質素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傴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嘗逡巡後對不敢先后言陰后短小擧措時失儀左右掩口而笑貴人獨愴然不樂爲之隱諱若己之失帝知貴人勞心曲體嘆曰修德之

勞乃如是乎後陰后寵衰貴人每當御見輒辭
以疾時帝數失皇子貴人憂繼嗣不廣數選進
才人以傅帝意陰后見貴人德稱日盛深疾之
帝嘗寢病危甚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
有遺類貴人聞之流涕即欲飲藥宮人趙玉者
固禁止之因詐言上疾已愈乃止明日上果瘳
及陰后之廢貴人請救不能得帝欲以貴人為
皇后貴人愈稱疾篤深自閉絕冬十月辛卯詔
立貴人鄧氏為皇后后辭讓不得已然後即位
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
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騭終帝世不

過虎賁中郎將

臣若水通曰鄧后盛德嘉言多載史傳人皆知其賢明可以爲后妃之法矣然史氏於元興元年書曰太后臨朝延平元年書曰太后猶臨朝且於水旱之灾夷盜之害杜根上書還政之怒不一書則其所以爲賢明之累者亦多矣君子之論於明德馬后之賢皆以爲學問讀書之故鄧后讀書而不免於賢明之累奚以讀書爲哉吁同一讀書也一則爲兩都賢后之最一則爲平生賢明之累后妃之有志於講學者請觀於二后尤當以心性爲

本焉

○漢安帝元初二年夏四月丙午立貴人滎陽閻氏爲皇后后性妬忌後宮李氏生皇子保后鴆殺李氏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治先端其本正其始而已矣閻后之妬忌猶在七去而立之是不能正始端本矣及其鴆殺太子之母而安帝柔闇莫之能究是不能爲若夫而三綱不立矣嗚呼其本亂而末治者否也哀哉

○漢桓帝建和元年八月乙未立皇后梁氏延熹二年六月皇后恃姊兄蔭埶恣極奢靡兼倍前

世專寵妬忌六宮莫得進見及太后崩恩寵頗衰后既無嗣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雖迫畏梁冀不敢譴怒然進御轉希后益憂恚

臣若水通曰能正始必能正終故古之帝王后妃必以德所以正始也桓帝之后順烈后女弟所謂以親進而非以德者也何有正始之道太后秉政而梁冀專權后獨得寵后既無子潛懷怨忌宮人孕育鮮全及冀誅而廢爲貴人然亦豈非進之不能正始而不克保厥終乎

○晉武帝泰始七年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

自文帝時寵任用事帝之為太子充頗有力故益有寵於帝充巧諂與荀顗荀勗馮紞相為黨友朝野惡之帝以充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將之鎮公卿餞於夕陽亭充私問計於荀勗勗曰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自留矣勗請言之因謂馮紞曰賈公遠出吾等失埶太子婚尚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之女乎紞亦然之初帝將納衛瓘女為太子妃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帝求納其女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以為

請顗勗紞皆稱充女絶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
留充復居舊任
臣若水通曰晉武辨二氏之女明矣而卒不
能遂已之志者何哉邪佞蔽之也后賈充之
女所謂以邪佞進者也豈復有正始之道乎
宋儒眞德秀曰妃立而晉室之亂萌邵雍以
爲禍在夕陽亭之一語而不在石勒長嘯上
東門之時然則正始之道豈可忽哉
○晉元帝大興元年漢主聰以中常侍王沈養女
立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
諫曰臣聞王者立后比德乾坤生承宗廟沒配

后土必擇世德名宗幽閑令淑乃副四海之望
稱神祇之心孝成帝以趙飛燕爲后使繼嗣絶
滅社稷爲墟此前鑒也自麟嘉以來中宮之位
不以德舉借使沈之女弟刑餘小醜猶不可以
塵汙椒房況其家婢耶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
柰何一旦以婢主之臣恐非國家之福也
臣若水通曰王鑒等之言得古帝王立后之
禮意矣劉聰立婢于中宮忠言罔聽豈天盖
欲彰其穢德也耶未幾荒耽於色骨立而死
以致子粲父妾醜聲四達弒逆內起焚廟斬
屍劉氏家門殲類無遺矣吁后妃不正其流

禍之大可畏也哉

○唐高祖武德九年太宗即位八月丙子立妃長孫氏爲皇后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爲秦王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后奉事高祖承順妃嬪彌縫其闕甚有内助及正位中宮務存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唯家之索妾婦人安敢預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

臣若水通曰臣讀唐史而至長孫皇后未嘗不嘆其賢也在易柔順中正坤道之純也后之德其亦庶幾乎蓋讀書窮理也循禮脩身

也奉高祖而順妃嬪孝友也彌縫君之闕失
脩內助也服御崇儉尚德也問國政不答安
婦道也后之德無愧於太宗矣閨門慙德之
耻太宗之於后何如耶有天下者而得賢后
固爲正始尚思無愧媲德於終乎

○唐高宗永徽六年九月帝召大臣欲廢皇后立
武昭儀李勣稱疾不入褚遂良以死爭帝大怒
長孫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
韓瑗涕泣極諫又上䟽諫來濟上表諫帝皆不
納他日李勣獨入見帝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
爲后遂良固執爲不可遂良旣顧命大臣事當

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
遂決
臣若水通曰后配天子之德而表正六宮以
承九廟至重也故必得關雎之賢淑斯爲君
子之好逑可配天子而主內化奉宗廟矣彼
武氏先世遺孽淫妬惡德顧可亂色敗倫以
爲已配邪聞遂良諸臣之諫而欲且已蓋其
惻隱羞惡之心萌矣因世勣之諛而事遂決
非逢君之惡者乎遂良之死諸王之殺九廟
之易國祚之移社稷之危實皆世勣爲之也
高宗妃匹之不正在於一念悔吝之微爾可

不戒哉

○唐德宗貞元九年十一月納故駙馬都尉郭曖女爲廣陵王淳妃淳太子之長子妃母即昇平公主也

○憲宗元和八年冬十月群臣累表請立德妃郭氏爲皇后上以妃門宗彊盛恐正位之後後宮莫得進託以歲時禁忌竟不許

臣若水通曰后妃之謹非特以正始亦所以正終也蓋昇平公主廣陵王之姑也其女於王爲外兄弟在禮猶爲服屬而納爲妃是德宗不能正其始矣爲憲宗者宜謂先帝所立

則立后在妃無疑也憲宗乃以宗門彊盛恐後宮不得進而不立其違父命而棄典禮是又不能正其終矣始終不正則家且不能齊何以治天下乎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上欲以劉夫人爲皇后而有正妃韓夫人在太后素惡劉夫人郭崇韜亦屢諫上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崇韜曰公若請立劉夫人爲皇后上必喜內有皇后之助則伶宦輩不能爲患矣崇韜從之與宰相帥百官共奏劉夫人宜正位中宮癸未立魏國夫人劉氏爲皇后

臣若水通曰人主欲正妃匹者必先正其心而後可也莊宗之欲立劉后邪心也郭崇韜欲爲自全之計而請立之亦邪謀也人君一念之邪則臣下必有希其旨以成其邪者矣其能有正乎然則人主之心其可以頃刻而不正哉

○後唐潞王清泰二年閩主王昶元妃梁國夫人李氏同平章事敏之女昶嬖李春燕待夫人甚薄葉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禮柰何以新愛而棄之昶不悅

臣若水通曰夫者妻之表君者臣之表不可

不謹也嬖寵愛而棄元妃衵於是乎不夫矣聞葉翅之諫而不悅又於是乎不君矣不夫不君何以齊家而治國乎

○宋仁宗慶曆八年冬十月以美人張氏爲貴妃初衛士之變帝以美人有扈蹕功夏竦建議欲尊之同知諫院王贄因言賊本起皇后閣前請究其事冀動搖中宮陰爲美人地上以問御史何郯郯曰此姦人之謀不可不察上悟事遂寢然美人卒以功進貴妃

臣若水通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名分之在閨闈尤所當謹蓋閨闈之中恩易掩義

私情所昵自有不知越於名分者矣仁宗號
爲賢君猶有昵愛之私始欲立張美人大后
不可又以爲貴妃以及廢后之禍皆私昵之
情奸臣之惑也御史何郯可謂先見其幾矣
而終不能救正以全仁宗之德豈不可惜哉
○宋度宗咸淳三年春正月立皇后全氏后會稽
人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寶祐中父昭孫沒
於王事理宗以母故嘗召后入宮問曰爾父沒
於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
湖之民尤可念也帝異之語大臣曰全氏女言
辭甚令宜配冢嗣以承宗祀遂納爲太子妃

臣若水通曰太子者嗣人君以正位於外將爲天下之父者也妃者嗣太后以正位於內將爲天下之母者也太子不可輕立矣妃豈可輕配乎故文王求得后妃以生聖子以開周家八百年之祚非偶然也觀全后對理宗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則能以天下之安危爲已之憂樂非特有令辭且有令德是足以母天下矣以配冢嗣宜也向使宋當全盛之時世有后妃如全氏者爲之內助君德脩而政治理宋之祚豈至若是哉

○元符末徽宗即位皇太后垂簾聽政有旨復哲

宗元祐皇后孟氏位號時有論其不可者曰上於元祐后叔嫂也叔無復嫂之禮程頤謂邵伯溫曰元祐后之賢固也論者之言亦未爲無理伯溫曰太后於哲廟母也於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爲不可非上以叔復嫂也程頤喜曰子之言得之矣

臣若水通曰廢后之事君德之衰也孟后之復援之於禮當矣伯溫是之不亦宜乎然失之於哲宗得之於太后爾後之爲人君者當知所戒不可以輕於廢后而亦失德於天下後世也哉

○班固曰王者之娶必先選於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又曰王者娶及庶人者何開天下之賢示不遺善也

臣若水通曰后妃配君德母天下必得好逑之賢然後稱也故先選於大國而後訪及乎庶人惟其賢而已矣然而先後之間意可見矣夫選於大國非貴貴也以其禮備見廣也選及庶人非淫色也或有出類之賢也後之選后者在大國則取其勢在庶人則取其色及其勢熾色淫而亂亡隨之后妃之於人君豈細故也哉

○宋儒程頤曰哲宗取孟后詔云孟元孫女后孟在女也而以孟元孫女詔者自古天子不娶小國蓋孟元孫將校曾隨文貝州獲功官至團練使而在是時止是小使臣爾

臣若水通曰妃也者配也以配天子之德也觀孟元孫女之詔則古者天子不娶小國蓋以非其配也程頤之論得矣後世乃有惟色之求而下及微賤豈正始之道乎

○程頤曰春秋喪昏無譏蓋日月自見不必譏也唯哀姜以禫中納幣則重疊譏之曰逆婦

臣若水通曰妃匹之重以其續宗嗣致孝享

也禫中納幣得罪於先君矣在律例則離異
在春秋則書逆婦其義一也不曰夫人者何
以違理而昏不與其夫人也嗚呼嚴哉爲人
君當知所戒矣

○國朝

皇祖即位受朝賀畢令左丞相李善長奉冊寶立
妃馬氏爲皇后冊曰天眷我明啓運興王出自衡
門奄有四海爲君爲后可不愼歟君以仁政愼
於治外撫黎庶而統萬邦后以懿德愼於治內
表六宮而母天下長久之道也咨爾馬氏同勤
勞於開創之時由家成國內助良多今以金冊

金寶立爾爲

皇后其敬乃職耿光後世於戲愼戒之

臣若水通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也人君能愼於一念之天理則刑于之化以孚而治平之休必永我

皇祖應天順人肇造洪業天生

賢后勤勞以助之塗山太姒之興邦異世而同符矣至冊立之語乃以爲君爲后各盡其道諄諄切至尤嚴外治內治之教端政化之本以衍無疆之休是以繼至於今內嚴外熈久安長治良由家法之正焉爾

○洪武四年九月丙辰冊故元太傅中書右丞相
河南王王保保女弟爲
秦王樉妃時妃有外王父喪
上命廷臣議之禮部尚書陶凱奏大功以下雖庶
人亦可成婚況王妃無服
上遂令中使及女史往諭妃家行納徵禮冊曰朕
君天下封諸子爲王必選名家女爲之妃今朕
第二子秦王樉年已長成選爾王氏昔元太傅
中書右丞相河南王之妹授以金冊爲王之妃
爾其謹遵婦道以助我邦家敬哉

臣若水通曰伏觀

皇祖冊選王妃於其有王父喪必議無服而後行
況親有喪乎命之以謹又申之以敬其愼重
如此教家之道可謂至矣夷習以革綱常以
正帝王之治以成豈偶然哉
聖子神孫可不念乎

○仁孝皇后徐氏中山武寧王之長女
太宗皇帝后也自幼貞靜純明孝敬仁厚王與夫
人言此女天禀非常宜以經史充其知識
后於書一覽輙成誦不忘由是博通載籍
太祖高皇帝一日召王問曰知卿有賢女朕第四

子氣質不凡能以配焉　王拜稽首謝　洪武九年

冊爲

燕王妃恭勤婦道

孝慈高皇后深所愛重嘗　言燕王妃所行足以儀

範宮闈又曰此吾孝婦也

高皇后崩哀毀動左右執　喪三年蔬食如禮免喪

或語及未嘗不流涕云

臣若水通曰禮謹大昏爲嗣世深長慮遠矣

蓋得其人則有無窮之慶不得其人則有無

窮之禍也是故人主以愼擇妃匹爲先若我

太宗皇帝之於

仁孝皇后可謂得人者矣易曰王假有家勿恤

不其然乎

聖子神孫其宜取法於是矣

○成穆貴妃孫氏父和卿母晁氏妃稟性賢淑年

十八未聘

太祖皇帝聞其有容德詔納宮中言行皆有禮法

如古昔賢妃

帝即位冊爲貴妃位衆妃上小心恭謹於

帝有儆戒相成之助佐

皇后以理治於內宮壺雖肅

臣若水通曰先王之立妃嬪也將以輔德也

故有雞鳴之女則有無逸之君可不重歟我

太祖高皇帝聞

成穆貴妃之容德而召納宮中蓋已爲其有德

矣及即位始冊爲貴妃其愼重如此宜其佐

理內治而宮壼爲之雝肅也

聖子神孫可不法乎

聖學格物通卷之三十一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三十二

正嫡庶上

○易序卦傳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臣若水通曰器謂鼎也鼎之用亨之以享上帝宗廟社稷大亨以養聖賢鑄之以定九州天下國家之重器也主之者君繼君以主重器者長子也立嫡以長所以重重器也後世之君溺於私愛而嫡庶易位鼎之安危繫於此矣故繼鼎以震震於乾坤乃長子也聖人序卦之意微矣哉

○詩小雅小弁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

如之何

臣若水通曰申后幽王正后生宜臼宜臼已立爲太子幽王惑於襃姒遂黜申后而廢太子使之怨慕其傅爲作此詩以發其憂抑之情言我何以得罪于天而我之罪何在邪求得罪于天之故而無得徒使我心之憂悶將如之何哉幽王亂嫡庶之天分而使天性之恩怨慕迫切如此若罔聞知此心之天理不復有矣禍亂之作豈不宜哉後之人君溺於衽席之私有廢后易嫡之失者宜鑒幽王之禍云

○春秋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臣若水通曰同莊公名桓之長子也同生何以書明嫡也正國本也書子同生則嫡明而儲嗣之分定將爲土地人民社稷之主而國本立矣故書子同生所以明父子嫡庶之定分不書世子未有王命之誓所以明君臣上下之大義父子親而後君臣定嫡庶之義所係豈小也哉

○桓公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臣若水通曰此三事也而同書者何同譏也

祭仲見執而屈於宋故宋得以歸突于鄭突
歸而忽出事之相因也祭仲鄭相也宋人執
之盖欲脅之以廢忽而立突爾夫突庶忽嫡
大義昭然於天下使仲正色直詞力辨其非
以死繼之則宋不得逞卿之職也而不能焉
甘就束縛無可否於廢立之大變則仲亦簒
君之賊也故書之所以大仲之罪也突者鄭
莊之庶子也藉宋以簒國突不稱公子絶之
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明不當有鄭也書歸者
言宋歸之也正逆黨之罪也忽者莊之嫡子
書其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之罪不能守社稷

也夫傳子以嫡天地之常經也失之於父得之於子失之於君得之於臣可也莊公不能正其始祭仲不能守其終突庶而簒忽嫡而弱至使嫡庶之名分爲之蕩然其咎將安歸哉盍自莊公克段于鄢旣有以開其簒亂之源弧矢旣懸又不能早定國本卒致身沒未幾庶孽交爭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莊之謂矣

○昭公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臣若水通曰劉蚠單旗王之卿士尹氏亦卿

士也皇與狄泉皆地名景王三子猛匄朝胡安國云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臣謂公正者人君立皇極正綱常之本也景王寵愛子朝踈薄猛匄其心偏私已甚矣故死未幾嫡庶紛亂綱常不正皇極不立偏之爲害也春秋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皇畿其不能立也書天王居狄泉正名分也書尹氏立王子朝譏助逆也然則有天下者可不以公

正存心早定國本乎

○禮記曲禮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

臣若水通曰后一而已下而夫人而世婦而嬪而妻而妾皆三以參之而嫡庶之分嚴矣何以皆奇也以事一人則偶矣古之聖王所以備內政有夙夜之賢無宴安之習也

○曲禮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臣若水通曰支子庶子也不祭者以己非正體故不敢也明其宗也祭必告于宗子者支子爲大夫而有祭告必告于宗子以主之所

以明其宗也故曰家無二主尊無二上苟庶子而祭是二主也祭而不告是二上也其何以別貴賤明嫡庶乎此古人所以立宗法者以正嫡庶也後世嫡庶不明而骨肉之間多至於佹怨忿爭者以無宗子之法爾程頤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宗子立而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其關於天下國家者尤爲不小吁是可不加之意哉

○內則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

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以獻則不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後敢私祭

臣若水通曰適子適室所生之子宗子弟也宗子者大宗子也子弟亦謂適子猶若也歸器子弟有功德而蒙上歸遺也獻其上以上等獻於宗子也非所獻非宗子所當用不可獻者也富者貴也賢者善也獻於宗子致祭大宗也夫宗子者承祖之正體也敬宗所以尊祖也孝之至也辟貴勢尚寡約所以敬宗

也獻上用次所以尊宗子也非所獻而不入所以尊之也夫婦齊而宗敬齊戒往助祭致敬宗廟也私祭祖禰也先宗祭而後私祭所以敬始祖也推祖禰之意於始祖也

○内則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宰掌具三日卜上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

臣若水通曰國君之於世子也接見以太牢牲之大也掌禮以太宰官之尊也卜士之吉者齊宿朝服必於寢門外而詩負之詩者承

也承負以抱又人之賢也射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者示志也宇宙內事即已性分內事也保母受而負之宰醴賜以束帛重其事也蓋以太子者國天下之本也而可忽哉若周幽王廢嫡立庶卒召驪山之變齊桓公會衆定襄遂會首止之盟嗚呼聖人定王世子之法於三代之前而後世猶有不盡之寵庶人之廢可慨矣夫

○喪服小記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又曰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臣若水通曰庶子爲適士猶得以祭禰惟不

及祖禰其不爲士者雖禰亦不得祭矣所以然者適子本也庶子支也所以明重本也臣嘗因是而考大宗矣曰別子爲祖謂非適子而別與後世爲祖也繼別爲宗謂繼別子之適子而爲百世不遷之大宗也繼禰者爲小宗謂別子之子以適自繼而爲五世則遷之小宗也大宗法者爲諸侯大夫庶子以下者設也而諸侯之系天子之統君也不必言宗而已爲宗矣故宗廟宗人之稱亦可以類見矣

○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

容婦功各師其屬而以時御叙於王所

臣若水通曰婦德者貞順也婦言者辭令也婦容者婉娩也婦功者絲枲也各師其屬九九相次進勸王息也御者進御於君所也凡群妃進御之法卑者先尊者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皆所以進養君德也而有數焉所以定其嫡庶之分也聖人之教天下之大防也

○左傳桓公十八年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

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臣若水通曰嫡庶正則家理而國本定矣子儀有寵於桓王私也桓王屬諸周公則又私矣爲周公者雖微辛伯之諫猶當深明嫡庶之分以止禍亂之源庶或可及諫旣弗聽矣且欲淫焉以逞雖欲不亡不可得已

○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

作亂

臣若水通曰仲年僖公之同母弟則襄公之叔父也生公孫無知則襄公弟也嫡庶之分定矣然而衣服禮秩僭於嫡猶以私愛致亂襄公雖欲絀而救正之是不正其本而齊其末禍亂至矣非僖公啓之哉人君鑒此可不戒乎

○莊公二十八年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代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

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臣若水通曰君心之蠱非人能蠱之也乃自蠱也木之蠹非虫能蠹之也乃木自蠹也太

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太子出之外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則嫡庶不正彞倫攸斁禍亂將作必也天理之明孰不知之者晉獻惑於二五之言而不悟咎將誰執哉然則所謂二五耦者非二五得耦之也晉獻自耦之也

○昭公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

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

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臣若水通曰令尹子常之欲立子西者以其長也以其好善也則非私於子西也顧未明重嫡之義爾而子西乃峻拒之不敢貪天以爲功且挈國柄而授之昭王因之改紀其政以復楚業亦賢矣哉可以爲世勸也已

○國語周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傚之王命

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

臣若水通曰武公獻公之子敖也括武公長子伯御也戲括弟懿公也仲山父王卿士食采於樊王命言先王立長之命夫嫡庶之分不可毫髮紊者也故王者正宗立嫡所以息爭苟舍長建少是犯王命而紊分矣王欲立戲而樊仲父之諫九復而不回誠非為宗社計者也家天下者可不慎乎

○漢高帝二年秋七月上寵戚姬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欲廢之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

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

臣若水通曰傳云溺愛者不明太子國本本動國搖夫人能知之以高帝之智曾不之知乎戚姬之愛溺之也周昌極諫而不能去其心之鴆毒苟非留侯四皓之策則漢之爲漢猶秦之二世爾可懼哉

○漢武帝征和二年上戾太子甚愛之及長性仁恕溫謹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己皇后太子寵寖衰有不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以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

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頓有不安之意可以意曉之青頓首謝

臣若水通曰父子之愛天性也於是而不用其情焉乎用其情武帝嫌戾太子才不類已與后寵愛寖衰而不知嫡庶之定分則其欲易之根已萌伏於中矣及后太子不自安乃爲好言以餂之豈其情乎此讒譖之謀所以易入而太子危矣

○漢光武建武十九年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郅惲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爲東海王立陽爲太子改名莊

臣若水通曰禮嫡子冠乎阼衆子不得與所以辨嫡庶明尊卑定國本也光武不世出之主而乃溺於私愛輕於廢后易嫡曾是以爲

燕翼貽謀之善乎呂祖謙謂其大體却遺其以此夫袁宏曰東海謙恭明帝友于是亦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者歟

○晉元帝建武元年有司請立太子王愛次子宣城公裒欲立之謂王導曰立子當以德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雋之美而世子年長王從之丙辰立世子紹爲王太子封裒爲瑯琊王奉恭王後

臣若水通曰告君之言當正而婉故君易知而不得不從晉元欲立宣城公裒者其溺於愛也非淺矣宜正大義婉而進之也王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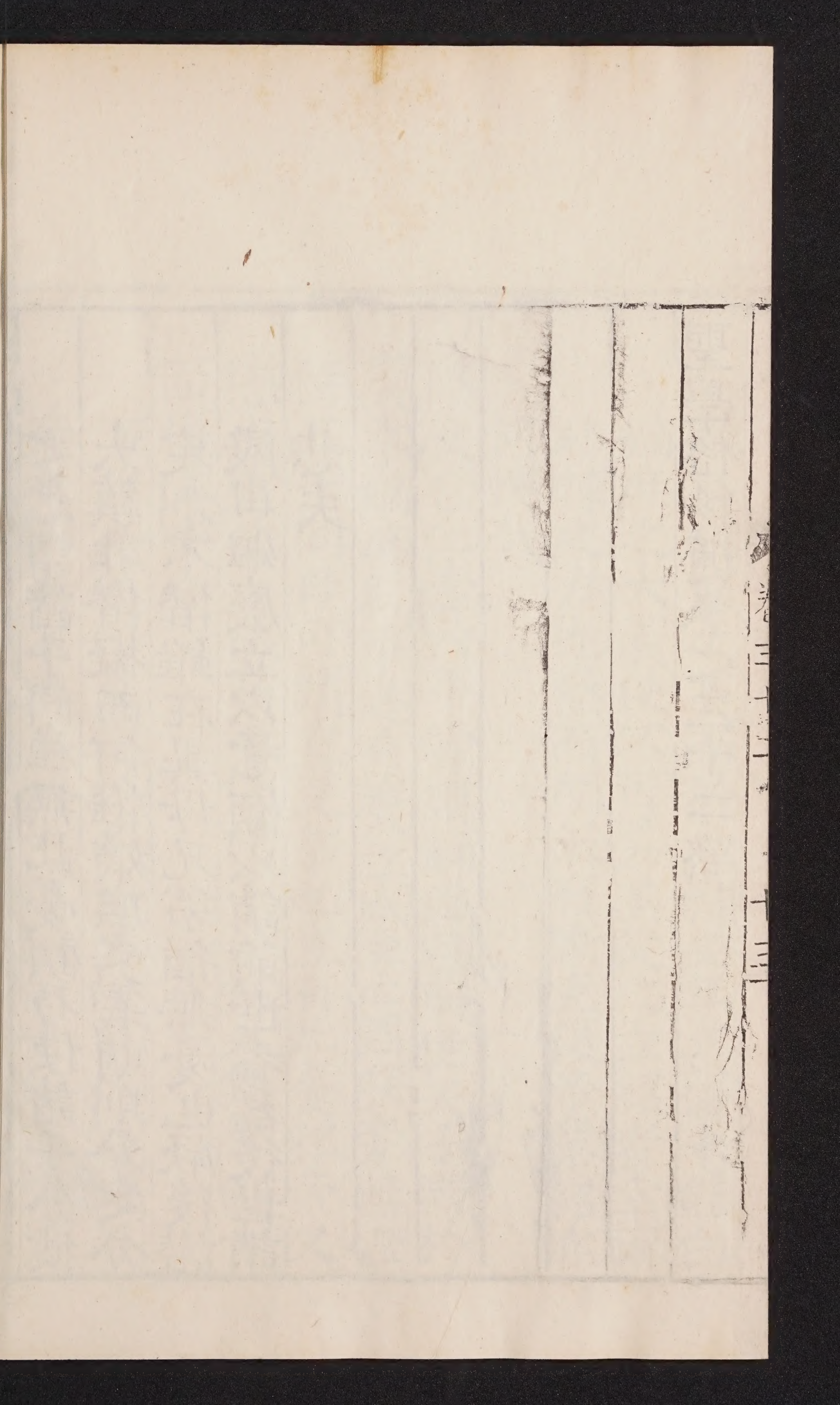
諫槩稱袁之美而於紹特云年長爾未能白嫡庶之大義使不可易其從之立紹者幸爾非諫之力也然而明敏有斷克復帝業紹亦何愧哉

○隋文帝仁壽四年嘗謂羣臣曰前世天子溺於嬖幸嫡庶紛爭遂有廢立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有此憂耶帝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專制方面權侔帝室

臣若水通曰莫定於名分莫紛爭於僭擬而產之同異不與焉隋高祖懲前世嫡庶紛爭

之患謂諸子同產無此憂顧乃使諸子分據大鎮非僭擬而何惟嫡庶之義明則分定分定則不僭雖在異母兄弟猶無憂也厥後讒毀由姬廢立以意顧以誚前世者爲後世誚悲夫

聖學格物通卷之三十二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三十三

正嫡庶下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八月帝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帝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群臣日有疑議帝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群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傅太子絕天下之疑九月以徵爲太子太師時徵有疾小愈當詣朝表辭帝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乃受

詔

臣若水通曰與子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唐太宗既立承乾為太子當矣猶選魏徵以輔導之定名分塞亂源庶固不敢以僭嫡孽且不得以代宗也承乾失德魏王有寵正嫌疑之秋宜善處兩全恩義嫡庶之分不於是而正乎魏徵素負忠直未聞善處之計亦獨何哉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褚遂良上疏以為聖人制

禮尊嫡卑庶世子用物一不令與王者共之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矣昔漢竇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宣帝寵淮陽憲王亦幾至於敗今魏王新出閤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上從之

臣若水通曰褚遂良進太子諸王宜有定分之說太宗固是之矣使於此大正嫡庶之分以消太子之疑忌絶魏王之窺覦則禍亂自此息矣柰何溺於私愛不能自克卒之承乾

旣廢泰亦不立因著定法以爲[illegible]之道藩王窺伺者之戒於失之中又有得焉司馬光曰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人君正家之道可不謹哉

○唐肅宗至德元載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兵衆寡弱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上欲以倓爲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

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旣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卽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

臣若水通曰嫡庶之分不可以不正肅宗溺愛建寧王欲以爲天下兵馬元帥廢立之幾已萌矣賴李泌一言遂屬廣平王俶嫡庶之倫於是定矣泌之有功於唐其不大矣哉

○唐憲宗元和七年秋七月乙亥立遂王宥爲太

子更名恒恒郭貴妃之子也諸姬子灃王寬長於恒上將立恒命崔群爲寬草讓表群曰凡推已之有以與人謂之讓遂王嫡子也寬何讓焉上乃止

臣若水通曰立子以嫡不以長天之理也憲宗以灃王寬長於恒而以爲讓是名實紊矣天理何在焉是故爲人君者必明於嫡庶之定分不蔽於私意以開亂階可也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六月初帝長子鄆王溫無寵居十六宅餘子皆居禁中夔王滋第三子也欲以爲嗣爲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帝餌醫官

李玄伯道士竇紫芝山人王樂藥疽發於背八
月疽甚宰相及朝臣皆不得見帝密以夔王屬
樞密使王龜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使
立之三人及右軍中尉王茂玄皆帝平日所厚
也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
出宗實爲淮南監軍宗實已受勑於宣化門外
將自銀臺門出左軍副使亓元實謂宗實曰聖
人不豫踰月中尉止隔門起居今日除改未可
辨也何不見聖人而出宗實感悟復入諸門已
踵故事增人守捉矣元實翼道宗實直至寢殿
帝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龜長等責以矯詔

皆捧足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
壬辰下詔立鄆王爲皇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
仍更名漼收龜長公儒居方皆殺之癸巳宣遺
制以令狐綯攝冢宰

臣若水通曰商周有道之長以太子之名分
早定而伊召之付託得人也齊桓定嗣於易
牙而國大亂其勢使之然也唐宣宗於嫡庶
之義以溺愛而不早定矣及顧命託遺之寄
不畀之大臣而以委之宦寺爲付託得人乎
易牙之事可鑒矣卒之刀鋸相殘廢立在手
數世不已遂以亡唐宣宗安得而逭其責哉

後之爲人君者尙深懲於斯云

○唐僖宗文德元年三月壬寅帝疾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群臣屬望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爲皇太弟監軍國事

臣若水通曰宋臣范祖禹云懿宗之崩中官廢長而立幼僖宗疾華楊復恭亦如之臣謂宦竪之計惟利於立昏與幼而已主昏且幼則天憲在口賞罰在意威權在手可以逞矣然不知煬帝旣滅世基亦亡盖未有不反中其身者也定策國老門生天子則亦何賴之

有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四月己巳即皇帝位尊母晉國太夫人曹氏爲皇太后嫡母秦國夫人劉氏爲皇太妃

臣若水通曰風化之本始於閨門明嫡庶之分正尊卑之等風化之所由行也莊宗尊其母爲皇太后而以嫡母爲皇太妃嫡妾之分亂矣何以正天下乎嗚呼嫡妾並后然且不可而況於倒置邪宜帝之不終也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吳史館修撰張昭遠上言有曰古者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

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間昏姻眷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絶其僥冀帝賞歎其言而不能用

臣若水通曰嫡庶之分不可不明也所謂明者明之於素所以等威絶嫌疑皆起於恩賜昏姻眷侍之小也等威之小不辨禍亂之大所由起也張昭遠之言葢深有所感而然爾帝歎賞其言而不能用所謂悅而不繹者歟

○南唐齊王璟固辭太子九月乙丑唐主許之詔中外致牋如太子禮

臣若水通曰太子係國家之安危非一身之榮辱而已當立則立謀之固非辭之亦未爲是也唐主許之其必意有所在邪璟之辭亦必有以也

○後晉高祖天福七年漢高祖寢疾以其子秦王弘度晉王弘熙皆驕恣少子越王弘昌孝謹有智識與右僕射兼西御院使王翷謀出弘度鎮邕州弘熙鎮容州而立弘昌制命將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

臣若水通曰益所謂立嫡以長違之必亂此

萬世之蓍龜也漢主舍嫡立庶之計決矣非

蕭益引經據義言之則漢之亂豈不慘哉

○後晉齊王天福八年唐宣城王景達剛毅開爽烈祖愛之屢欲以爲嗣宋齊丘亟稱其才唐主以齊王璟年長而止璟以是怨齊丘唐主幼子景過母种氏有寵齊王璟母宋皇后稀得進見唐主如璟宮遇璟親調樂器大怒誚讓者數日种氏乘間言景過雖幼而慧可以爲嗣唐主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家大計女子何得預知即命嫁之

臣若水通曰唐主沮种氏奪嫡之謀而且嫁

之史稱其明斷嗚呼眞可謂明斷矣夫以漢高帝之明尚溺於戚姬之愛而欲易太子向非留侯招四皓之功大事去矣孰謂五代之君乃有如烈祖者哉盖其天資之美所行偶合乎義者若此使得聞聖賢之學其所立豈止若是而已耶

○宋神宗元豐八年春正月帝疾甚羣臣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后高氏權同聽政許之三月甲午朔立延安郡王傭為皇太子賜名煦先是岐王顥嘉王頵日問起居太后既垂簾命二王毋輒入宮陰勅中人梁惟簡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

來盖寄爲踐祚倉卒備也初太子之未立也職方員外郎邢恕與蔡確成謀寄語太后之姪高公繪公紀曰上疾不可諱延安幼沖宜早有定論岐嘉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邪恕知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岐王而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鉤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劒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旣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益無所施及太子已立猶與確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於朝

臣若水通曰記云凡事豫則立況太子天下

之本乎不可不豫爲之所也高太后定志延安豫爲之備勑岐嘉二王毋得輙入及延安正位人人自安其爲宗社之計大矣若西漢高帝溺於戚姬幾紊乎嫡庶之倫不免爲高太后之罪人也若邢恕者又爲忠臣之罪人也

○班固白虎通曰君薨適夫人無子有育遺腹必待其產立之何尊適重正也

臣若水通曰立嫡以長古今不易之道也遺腹尚俟其產而况其已生者乎

○宋儒程頤曰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

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臣若水通曰宗子者祖禰之正體也故祭以宗子主之欲正體之精神感格也然支子齋戒助物以致其誠意焉則亦如祭也矣

○張載理窟曰宗子者爲宗主祭祀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非獨宗子爲

士爲庶人亦然

臣若水通曰祭必宗子者尊宗也尊宗所以尊祖也雖大夫之貴不敢干焉其嫡庶之分嚴矣爭奪之禍何由生乎

○朱熹曰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

臣若水通曰家道之不正者多起於妻妾之無分也是故嫡庶明則家可齊矣況天子者天下之主正家以正天下者豈不尤當謹乎

○陳埴曰宗法爲諸子之庶子設恐其後流派寖多姓氏紛錯易至殽亂故於源頭有大宗以統

之則人同知尊祖分派處有小宗以統之則人
各知敬禰且始封之君其適子襲封則庶子爲
大夫大夫不得以禰諸侯故自别爲大夫之祖
是謂别子爲祖也别子之適子則爲大宗使繼
其祖之所自出從此直下適子世爲大宗合族
同宗之是謂繼别爲宗也别子之庶子又不得
以禰别子却待其子繼之而自别爲禰繼禰者
遂爲小宗凡小宗之適子服屬未盡常爲小宗
凡小宗之庶子又别爲禰而其適子又各爲小
宗兄弟同宗之謂繼禰爲小宗是也大宗是始
祖正派下雖其後支分派别皆同宗此祖則合

族皆服齊衰九月初不以親屬近遠論是爲百世不遷之宗小宗是禰正派下親盡則絶如繼禰者親兄弟宗之爲之服朞繼祖者則從兄弟宗之爲之服大功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爲之服小功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爲之服緦自此以後代常遷一代是爲五世則遷之宗宗法之立嫡長之尊有君道焉大宗所以統其宗族凡合族中有大事當稟大宗而後行小宗所以統其兄弟如同禰者有大事則同禰之兄弟當稟繼禰之小宗而後行一族之中大宗只是一人小宗儘多故一人之身從下數至始祖大

宗惟一數至高祖小宗則四此古者宗族人情相親人倫不亂豈非明嫡庶之分有君臣之義由大宗小宗之法而然歟

臣若水通曰宗法不立則不免世遠殽亂之弊故立大宗以統之則人知尊其祖矣立小宗以統之則人知敬其禰矣是故宗法有嫡庶之分焉有君臣之義焉有愛敬之道焉不可不慎也後之君子其毋以宗法爲輕哉

○元許衡曰有家有國所以立適嗣無所爭者出於無爲而分定故也如走兎在野人競逐之積兎在市過而不顧此之謂分定

臣若水通曰兎一也在野則人競逐在市則人不顧何也分之定與否故也同一家國也嫡不立則人起覬覦之心嫡既立則有安分之意者何也預定與不預定之驗也許衡無爲而分定之論不可易矣

聖學格物通卷之三十三終

事親長上

○易蠱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之蠱承以德也

臣若水通曰山下有風回而撓物壞亂有蠱壞之義然五以尊爲蠱之主而以柔中與九二剛中之臣應能治蠱者故爲幹前人之蠱蠱者前人之墜緒待其後而振者也六五之君當蠱之時也脩廢舉墜而一新之其蓋父之愆善繼而成令名者也象又釋其義云非五之自能如此也虛心應九二之賢承之以

剛中之德輔相之功也如成王太甲皆用賢而致譽者也故天下之才孰非人君之才不用人而自用則蠱日深矣六五其明於用人而孝於事親者歟

○家人彖傳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臣若水通曰凡人之心必有所主而嚴憚乃能自治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家者一家之主也父母以主乎一家有君道焉家人之所取則焉者也嚴而敬之則倫理正恩義篤而家道理矣不然情勝禮恩勝義而家道亂矣善事其親者事之如事君則父母之命

行而一家無不率者矣家其有不齊耶

○書虞書堯典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臣若水通曰此四岳稱舜之孝友以告帝堯也瞽者無目之名舜父號瞽瞍母舜後母也頑者心不則德義之經嚚者口不道忠信之言象舜後母弟也傲驕慢也諧和也烝進也乂治也格至也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者言舜遭父母兄弟之變而能和順之以孝道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爲大姦惡也所謂允若底豫是已觀此可見天下無不可

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爾臣愚竊
以爲大舜之心當時惟自見其實有未盡分
處爾非心知其親之不是而姑若是順從也
昔羅從彥語云舜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
陳瓘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
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
其有不是處爾此言足以深明舜之心事後
之欲盡孝弟之道以法堯舜者當熟玩之
○商書伊訓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
四海
臣若水通曰此太甲新嗣位伊尹告之之言

也立植也立愛於天下使天下之人各愛其
親者必自吾之親始立敬於天下使天下之
人各敬其長者必自吾之長始所謂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也始于家
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夫家邦四海之人
可謂衆矣其於人若勢若相懸矣然感之而
無不應者何也以其心同也孝弟人之真心
所不慮而知所不學而能所謂良知良能者
也是心也放之四海而凖故君人者可不盡
之于心行之于家而達之于國于天下乎
○周書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

有政

臣若水通曰此書君陳篇成王命君陳之言也君陳臣名令善也善事親曰孝善事上曰恭成王言君陳有令善之德事親孝事上恭又言惟其孝友於家是以能施政於邦也臣謂政也者正也故能孝則可以正一國之孝矣能恭則可以正一國之恭矣成王即其孝友于家而知其必能施政於邦者家國無二理齊治無二機也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且管蔡之監殷也惟其不孝不友故至爲逆亂不順之事今君陳孝友如此[illegible][illegible]

周公化訓殷民格其舊染之俗而一新之必矣此東郊之命成王所以拳拳[illegible]屬於孝弟之君陳也漢之賢主詔下孝弟力田之人蓋猶有古人之遺意也後之人君用人化俗必求如君陳孝弟之人而使之毋汲汲於利口嗇夫也乎

○詩小雅小宛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臣若水通曰題視也脊令鳥名飛鳴相顧以比兄弟也邁征皆往也而汝也此大夫遭亂而兄弟相戒之詩也言我視彼脊令之鳥且

飛且鳴而相顧矣今我日斯邁而汝亦月斯征矣當夙興夜寐不遑暇逸以求無忝父母所生之性勿自取於禍可也爲此詩者其知事親之道乎曰日斯邁月斯征夙興夜寐而無忝者則其愛親之誠雖以終身可矣盖慮日月之征邁而夙夜之興寐者惟求無忝所生爾父母之於子一氣而已氣一則理一是理也即天之命也人之性也純粹至善天地萬物一體而無間者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乃爲克肖克肖乃爲無忝故宇宙性分苟有一之不盡則吾心不能無愧於父母

所生者是得爲全歸乎故必日斯邁日而
乾月斯征月而乾乾夙興夜寐夙夜乾乾
自強不息及天游行自一念以至於萬事以
至於萬物以至於天地無一而不求盡吾此
心此理以復吾父母所生之性則無愧於天
地無忝於父母矣雖然大君猶父母宗子民
胞物與其責又有大焉者故或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一民之未安一物之失所天高地下
一行不得其序皆其性分之有闕有忝於父
母宗子矣可不念哉

○大雅行葦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

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臣若水通曰曾孫主祭者之稱主謂主祭也醹厚也大斗勺五升徑六寸柄長三尺盖用挹酒以注於尊黃耇老也背有鮐文行葦所以燕父兄也觀其旣燕以燕之射以樂之未復祝頌之曰主祭之曾孫燕飲之酒厚矣以大斗酌此酒祈其壽考又引導翼輔之享壽考而維祺吉以介景福也盖不徒愛敬之而已必欲其相與引導輔翼以進脩於德業德業脩則所以享壽年而大祺福者無窮而愛敬之者亦無窮矣故行葦者其得親親之道

乎至於後世此義不明故漢之文帝亦可謂
能篤於親親者矣然恩有餘而義不足縱之
過而防或疎卒之淮南諸王不能保全蓋不
知此詩之義爾故有國家者欲篤親親之恩
必求保終之道德業相勸是乃保終之道也

○春秋桓公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臣若水通曰曹伯身當疾革而遣儲副以聘
魯曹宣固不父矣使射姑能子將必裁之以
義也顧乃供事魯庭舍藥膳而不視焉雖有
當享之嘆果何及耶阿意曲從庸得爲孝乎

○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臣若水通曰太廟者魯周公廟也成風僖公之母也周公臣爾禘以天子之禮可乎成風妾爾尊爲夫人可乎使周公成風而有知焉吾知其不享矣是知生事葬祭一當以禮不以非所得而加之乃爲孝也

○禮記曲禮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

臣若水通曰溫以禦寒凊以致涼定其衽席省其安否所以安親也醜類也夷等也不爭恐辱親也可謂孝矣

○曲禮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

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群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臣若水通曰告謂告親以所往也反者還也面者見親也有常謂定處也異席者席容四人若五人則長必別一席也夫人子之事親出入告面敬之至矣遊必有常謹之至矣習有恒業孝之至矣立身行道顯其親矣言不稱老尊親之至矣其父事兄事肩隨者盈天地之間民胞物與均之有父子之義也均之有兄弟之義也故其少長之序天理然爾異

席所以長長也

○曲禮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

臣若水通曰先生者有齒德可師者也步趨應接主乎所尊也進退語默視乎所尊也所以致尊敬之道也向長者所視所以候長者也

○檀弓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

臣若水通曰有隱者子爲父隱也無犯者不

可犯親也無方者無一定之方順親之情不泥於一也致者極其哀毀之節也

○内則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父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illegible]若水通曰應之辭唯爲恭旋轉而周也齊

心之齊也噦嘔逆聲噫噫氣也鼻有聲曰嚏
咳嗽聲也欠氣之乏也伸體之疲也跛偏任
也倚身倚物也睇視傾視也洟自鼻出者
重衣也袒裼露臂不敬事也撅攝也不
水則不攝裳也不見裏為其可穢也孝子愛
敬存於中發於氣形於動靜見於其衣服孝
敬之至也不見謂即刷除之也灰澣皆洗也
紉箴以線貫箴也燂溫也浴洗身也沐洗髮
也其閒三日五日之閒也潘淅米汁也
面也帥循也時此禮也潔親之體以及其
於體者所以保養神氣愛之至也

○內則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臣若水通曰樂其心諭於道養其心也不違其志養其志也樂耳目安寢處飲食忠養養其體也愛敬之至矣然此不過終父母之身爾愛親之所愛敬親之所敬終己之身焉可也終親之身有窮也終己之身無窮也是之謂能繼其孝矣

○內則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臣若水通曰孝經云父有争子則身不陷於不義人子之諫親也必孝敬以爲之本矣和諫而不入惟起孝敬焉曰我孝敬之未至也熟諫而不悅亦起孝敬焉曰我孝敬之未至也是故孝敬者諫父母之道也爲人子者可不務乎

○祭義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

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臣若水通曰孝子之愛根乎天性所謂深也然而誠矣誠則著著則形由氣而色由色而容皆愛之著焉誠之不可揜也由是則如執玉如奉盈不敢肆也洞洞然直而通也屬屬然貫而續也如弗勝如將失之一戒少忽也敬之至也愛所生也愛以生敬敬以成愛愛而弗敬其失也以恩掩義敬而不愛其失也嚴威儼恪故愛敬兼致而後孝道可盡也何

以爲成人之道也夫孝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老莱子孝奉二親班衣戲綵於膝下失跌爲嬰兒之啼以娛其親忘乎其爲成人之老也此其所以爲至孝乎

○祭義曾子曰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旣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臣若水通曰用力者能養能養庶人之孝也用勞者能弗辱能弗辱諸侯卿大夫士之孝

也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天子之孝也而
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助祭焉故曰不匱是
之謂大孝伏惟
聖明推純孝之心以及天下則光于四海通于神
明天下幸甚
○祭義孔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
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
臣若水通曰身者父母之所遺而萬物皆備
可謂全矣唯聖人爲能踐形以全其歸是故
孝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則游荒之欲不
滋乎左右矣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則喪邦

之語不下于朝廷矣天理流行德教洋溢而天地付與萬物皆備之全體始無忝也於此觀之則知事親事天之道豈外乎吾心而求之哉

○論語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臣若水通曰此聖人告懿子之問孝蓋因三家之僭禮而發然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上下皆通也禮者朱熹曰天理之節文臣謂天理則自有條理便是節文便是中正處不可過

不可不及也人之所以事親者不合於天理中正即不以君子之道待其親雖欲尊親實非所以尊親不惟失所以尊親亦不可以爲子矣故聖人必合生事葬祭始終而言之以見不容一毫之或苟也故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然則事親可不講求於天理之正乎

○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臣若水通曰身體髮膚親之遺體也不敬其身則毀傷毀傷則是傷其親也豈得爲孝故少而敬謹守身不敢毀傷孝由此始也及壯而出仕以事君則推父母之所生者以盡忠爾故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故爲孝之中及其由少而壯而老體道於身而身立則體父母所生而全歸名於天下傳於後世是即父母所生之道傳名於後世而孝道畢矣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

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臣若水通曰孔門之論孝多矣孟子此章又發出得親順親一節如此夫父子之愛天性也乃人之真心即所謂天理也盖天下悅而歸己是亦可以樂矣舜則視之如草芥之輕所重者在父母舜以爲若不得父母之歡心則不可爲人不諭父母於道則不可以爲子舜父頑母嚚嘗欲害舜然舜惟積誠引咎盡其道以事之至於親亦厎豫焉感發其真心

蓋有以得其歡而順於道則舜爲人子之心始可解矣卒之天下之爲父子者皆感發興起其同然之心化於慈孝而止其所而無不各有定天下之人之孝皆舜之孝也此舜之孝所以爲大足以法天下而傳后世也歟昔羅從彥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陳瓘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嘗始於見其有不是處爾然則後之事親者其必以舜爲法乎

左傳隱公元年鄭伯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

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臣若水通曰父子之愛天性根於心而不可

解者也莊公以叔叚之故遂寘其母私欲蔽之也旣而悔焉天理之不容泯滅也考叔因其善端而開發之盖亦因其所固有者而擴充之爾非莊公所本無而考叔能錫與而外益之也雖然考叔純孝人也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然則[illegible]者欲孝其親者可不講學以擴充之乎故曰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此又孝之大者

○昭公十九年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臣若水通曰禮父母疾飲藥子先嘗之季康子饋藥孔子受之而不敢嘗謹疾故也父母惟其疾之憂況人子養親之疾乎原止之進藥也未必有弒親之心其卒也以飲止之藥止弒之也既曰無之哀慟以自絕可也奔晉何爲故人子之事親飲食起居無一而不致其敬謹焉爾否則止之罪有所必至何以逃於天地之間乎

○定公五年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

臣若水通曰葉公之於后臧同母兄弟也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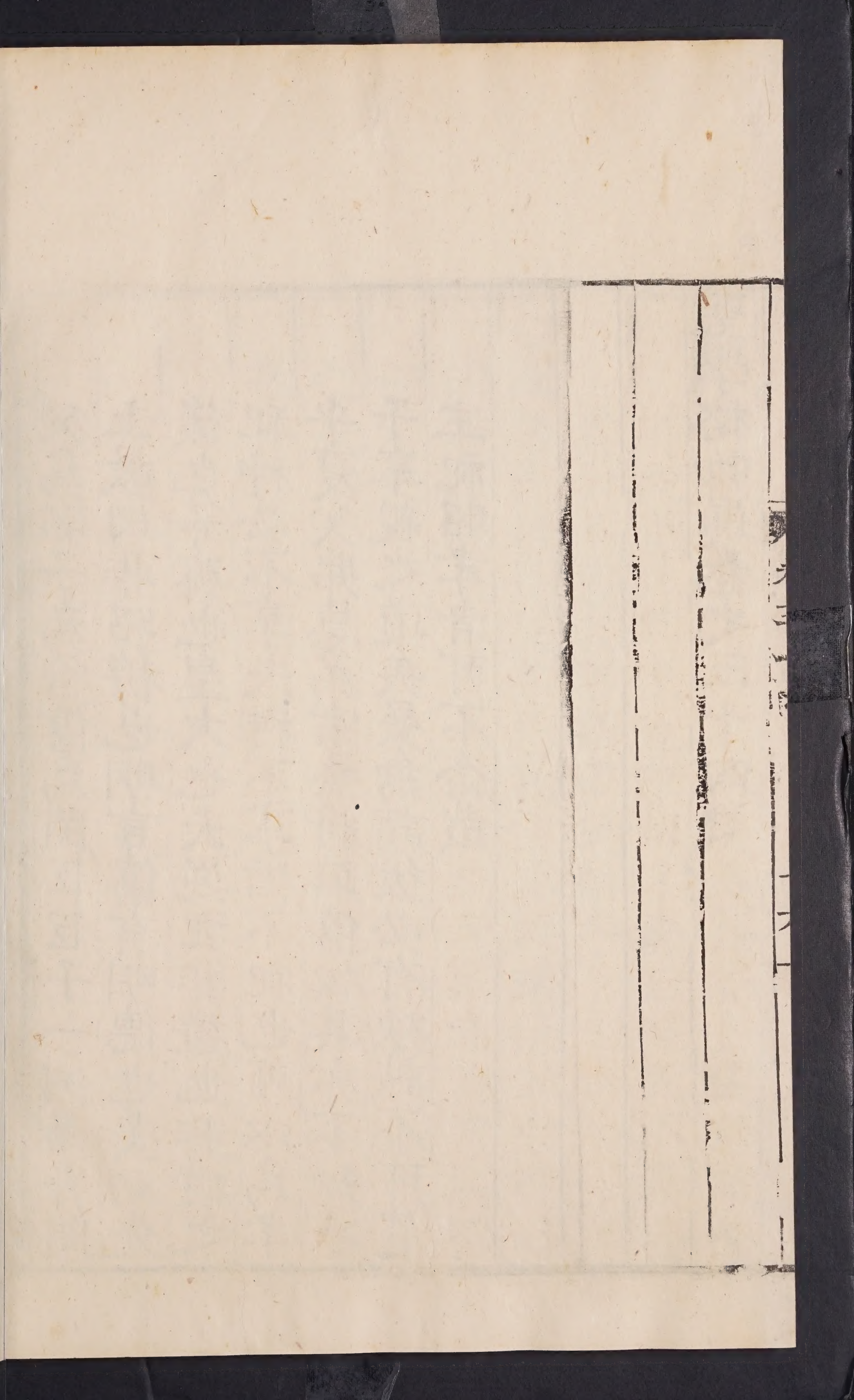
同則恩同者也吳入楚獲母而去獨后臧爲可從哉比其反也棄母不顧后臧固不孝矣葉公不義其弟弟獨無辭乎

○國語魯語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冑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

臣若水通曰弗忌魯大夫夏父展之後宗伯掌國祭祀之禮烝祭也僖閔之兄繼閔而立躋僖公逆祀也宗有司者宗人官之有司也

父爲昭子爲穆僖爲閔臣臣子一例而升閔上故曰非昭穆也明言僖有明德也長幼先後也等齊也皇大也夫逆祀非禮也非禮之祀神必不享夫神不享猶不祀也可以爲孝乎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其亦不知孝子享親之道矣展禽謂後必有殃誠不可逭主祀昭孝者可不念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三十四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三十五

事親長下

○漢明帝永平十七年春正月上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懽旣寤悲不能寐即按曆明旦日吉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

臣若水通曰晝之所思夜之所夢顯宗當齊戒謁陵之時必有居處笑語之思故其形於夢寐者如此甘露之降謂非孝誠之感通而何哉顯宗由此念而擴充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天下可運於掌矣

惜乎其不能也謹附此義以爲明君仁孝治
天下者告

○漢安帝建光元年初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
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
敺扑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
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

臣若水通曰舜以夔夔之誠卒能感頑嚚之
親而成底豫之化薛包積誠以感父母旣逐
復還亦可以見古今聖凡之同然也噫包之
父之心卽瞽瞍底豫之心瞽瞍之心卽舜與
包之心人病不求爾

魏王祥性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楚撻輙涕泣抱持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輙與祥俱往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之爲之少止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爭而不與母遽奪反之自後母賜祥饌覽輙先甞母懼覽致斃遂止漢末遭亂祥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毀瘁杖而後起

臣若水通曰祥茹繼母之毒而不顯其惡覽篤愛兄之誠而能全其生孝友之至根於天性眞足爲人子爲人弟之當法也傳曰宜

允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及牂牁州事而政
化人行謂非得其本之明效哉
○宋明帝泰始七年八月丙午詔魏高祖即皇帝
位大赦改元延興高祖幼有至性前年顯祖病
癰高祖親吮及受禪悲泣不自勝顯祖問其故
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
臣若水通曰吮癰之事非出於哀痛迫切之
情不能也魏高祖爲之其孝誠根於天性者
耶及乎受禪之日悲泣不自勝夫以天下之
大而不足以解憂其至孝發乎本心與大舜
何以異惜乎不能擴充之以行堯舜之道通

于神明光于四海也
○齊武帝永明八年九月甲戌北魏孝文帝謁陵
王公固請公除詔曰比當別叙在心已卯又謁
陵太尉王丕等進言曰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毀
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晝夜不釋經帶
臣等叩心絶氣坐不安席願少抑至慕之情奉
行先朝舊典帝曰哀毀常事豈足關言朝夕食
粥粗可支任諸公何足憂怖帝因謂游明根高
閭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受服之變皆奪情以
漸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成傷理對曰臣
等伏尋金冊遺旨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故於下

葬之初奏練除之事帝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蓋由世主初立君德未流故身衮冕行即位之禮朕誠不德在位過紀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時而使情禮俱失深可痛恨高閭曰杜預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爲漢文之制闇與古合是以臣等縷縷干請帝曰竊尋金冊之旨所以奪臣子之心令早即吉者慮廢絶政事故也朕今仰奉冊令俯順群心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誠而已如杜預之論蓋亦誣矣秘書丞李彪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間

及后崩葬不淹旬尋已從吉然漢章不受譏
德不損名願陛下遵金冊遺令割哀從議帝曰
朕所以眷戀哀經不從所議者實情不能忍豈
徒苟免嗤嫌而已哉高閭曰陛下旣不除服於
上臣等獨除服於下則爲臣之道不足帝曰先
后撫念群下卿等哀慕猶不忍除柰何令朕獨
忍之於至親乎李彪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
謂大孝今不遵冊令恐涉改道之嫌帝曰改父
之道殆與此殊群臣又言古者葬而卽吉不必
終禮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
庶政也帝曰旣葬卽吉盖季俗多亂權宜救世

爾二漢之盛魏晉之興豈由簡略喪禮遺忘仁
孝哉平日公卿每稱當今四海晏然禮樂日新
可以參美唐虞夏商及今即欲苦奪朕志使不
踰於魏晉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李彪曰今雖治
化清晏然江南有未賓之吳漠北有不臣之虜
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帝曰魯公帶絰從戎
晉侯墨衰敗敵固聖賢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紼
無嫌而況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軍旅
之事以廢喪紀哉遂號慟群臣亦哭而辭出初
太后忌帝英敏恐不利於己欲廢之盛寒閉於
空室絶其食三日帝初無憾意又有宦者譖帝

於太后太后杖帝數十帝默然受之不自申理
及太后殂亦不復追問
臣若水通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三
代共之蓋人子於父母之心無貴賤一也漢
文以日易月是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矣後
世遂爲定制豈仁人孝子之心乎不意夷狄
之君乃有復古之志也雖然非復古也復其
本心也一時群臣累疏固請非惟不能將順
其美且又飾辭引辯豈非陷君於不義乎亦
可以見魏之諸臣無人心矣後之人君有志
於孝理者尚其法諸

○齊孝昭帝性至孝太后不豫帝行不能正履容色貶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太后疾小增即寢伏閤外食飲湯藥皆手親之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

臣若水通曰顏之推論孝昭天性至孝而不知忌諱良由不學可謂知言矣然不知之推之所謂學者何學耶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

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
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孝弟者人
之真心也善端也所謂良知良能也在擴充
之而已達者擴充之謂也充之則仁義不可
勝用可放之四海而準 矣孝昭天性之美苟
能由此真心學問涵養而擴充之何堯舜之
德業不可爲乎惜乎其不能也人君有孝弟
之資者盍求充養之道乎

○陳宣帝太建六年五月庚申周葬文宣皇后於
永固陵周主跣行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于
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苫廬之

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
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帝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
服之內亦令依禮
臣若水通曰文宣皇后叱奴氏周主武帝也
夫父母之喪必三年古今共之不以天子降
者貴不敵親也未有無父而貴者也後世以
日易月任情加損罪莫大焉周主不從公卿
之議而守古制天理民彞之不容已者也推
之以及於五服之內悉令依禮可謂孝子錫
類者矣傳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矣人君
之於孝道可不重歟

○唐太宗貞觀六年冬十月車駕還京師帝侍上
皇宴於太安宮帝與皇后更獻飲膳及服御之
物夜久乃罷帝親爲上皇扶輿至殿門

臣若水通曰禮稱文王朝王季而日三膳則
視之武王之事文王遵而行之不敢有過焉
唐太宗之侍宴獻膳庶幾乎孝矣獨不知能
如文武之日三乎抑於車駕還京之日而暫
然歟太宗之孝果出於天性則法文武之德
業不難爲者而不能然暫時之舉史乃一書
之則太宗之孝亦踈矣哉

○貞觀八年十二月中書舍人高季輔上言密王

元曉等皆陛下之弟比見帝子拜諸叔叔皆答
拜紊亂昭穆宜訓之以禮書奏上善之
臣若水通曰禮家無二主國無二王尊無二
上皇子貴也叔父至親也親屈於帝可也屈
於帝之子不可也貴施於人可也施於父之
親不可也貴貴親親各有攸宜禮所生也皇
子之拜叔父禮也答之非禮也禮也者天下
之大防也決其防則勢驕而情惰其害有不
可勝言者矣人君教太子以禮則知敬讓知
敬讓則知謙抑盛德豈有加哉
○貞觀二十年十二月癸未太宗謂長孫無忌等

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柰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臣若水通曰太宗於生日念劬勞而罷宴樂哀思之誠發於辭氣至今讀者猶爲之感愴若太宗者其天資近道者乎其後明皇於生日大陳宴饗創立名節得無愧於祖父也乎人君以仁孝理天下者當以太宗爲法焉

○唐憲宗元和十五年六月太后居興慶宮每朔

望上帥百官詣宮上壽
臣若水通曰人子之事親無時而或忘雖朝見日三如文武肯可也朔望詣宮則其餘不詣可知已曾是以爲孝乎
○唐宣宗大中七年冬十二月上事鄭太后甚謹不居別宮朝夕奉養舅鄭光歷平盧河中節度使上與之論爲政光應對鄙淺上不悅留爲右羽林統軍使奉朝請太后數言其貧上輙厚賜金帛終不復任以民官
臣若水通曰宣宗奉養太后無間朝夕然而不聽其舅之請寧厚賜金幣愛而不從其令

以傷其明可謂盡事親之禮者矣後之人君
愛敬其親者宜觀於此愼毋以從令爲孝哉

○宋高宗事太后韋氏甚謹先意承志惟恐不及
或一食稍減輒不勝憂懼常戒宮人曰太后年
已高惟優游無事起居適意即壽考康寧事有
所關愼勿令知第來白朕

臣若水通曰宋高宗之事韋太后可謂盡孝
蓋與文王之事王季武王之事文王無異矣
而不得與文武同聖者何耶蓋孝弟之心乃
眞心也乃孟子所謂良知良能也其眞心與
文武同而不得稱聖者文武能達之天下而

爲仁義擴充之以保四海而高宗則自一念
真心之發亦自一念而止不能充之以保四
海故不得爲仁義之主爾後之人君因一念
孝心之萌擴充而達之則放之四海而準堯
舜之道亦不過是而已矣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太上皇崩帝號慟擗踊踰
三日不進膳謂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
三年喪服何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
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止用深衣練
冠帝曰當時群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譏之
自我作古何害於是詔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

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群臣自遵易月之令台官五上表請帝還内聽政不許至十二月辛丑禫祭百官釋服復三上表請御殿聽政不許

臣若水通曰記云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蓋天下無無父母而貴者人子之心同也故高宗諒陰三年亦盡其心勿之有悔焉爾孝宗能舉而行之豈非超出百王豪傑之主乎其能由此念而擴充之則恢復之圖如反掌爾惜乎其不能不足以保四海人君之大孝其難矣哉

○宋光宗紹熙三年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留

正率百官請重華宮稱慶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御史黃度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臣若水通曰光宗於孝宗之事蓋與鄭莊公之於其母先惑而後悟同一機也夫天理之在人心未嘗泯滅物欲蔽之爾莊公因頴考叔之言而悟光宗聞趙汝愚之諫而感俱爲父子如初若是者非考叔汝愚能附益之也

父子之愛天性也二臣但能發其蔽之者爾
及光宗始朝而都人大悅又可見天理之感
人心蓋有同然者也然則人君欲感天下之
人心者可以知本矣

○班固白虎通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欲
陳孝弟之德以示天下也

臣若水通曰書云立愛惟親立敬惟長王者
孝弟之至由中達外自家而國所以立愛敬
於天下也父事三老所以教民孝也兄事五
更所以教民弟也是故放諸四海而四海準
矣記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

仰惟

聖明撫盈成之運當禮樂積德百年而興之期宜

推錫行之大孝親脩養老之盛典爲之割牲

奉鼎拜老乞言以風天下曠世之幸莫大焉

○韓愈曰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誇于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也盡其心不誇於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爲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甘旨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爲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不類於欺歟

臣若水通曰人子事親誠與欺內與外而已

孝愛之心由内則盡心盡心則崇質斯其誠而已矣孝愛之名由外則誇矜誇矜則務文斯欺而已矣故名位榮耀飲食供養而無愛敬之實是之謂欺也立身行道體受全歸而無務外之心是之謂誠也夫人子之於親不以誠而以欺豈其良知良能之本心端使然哉其習化之而不自知也故夫世之能孝其親者寡矣盡其心篤其質無忝所生而致名位供養之文所謂立身顯揚而内外情文兼備是之謂大孝愈之爲此言善矣然亦未聞其脩身體道之學猶未免三上宰相之書辱親

已甚矣尚得爲孝乎

○呂希哲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皇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

臣若水通曰古之聖賢竭力耕田負米養親者豈有他哉盡其心焉爾記曰祭繼養也故天子親耕皇后親蠶無非所以求盡其心而致誠敬於繼養而已也苟委之使令而吾心有弗盡焉如弗祭矣善事其親者固如是乎

噫孝親之心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爲人君者其亦思之

呂希哲曰爲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臣若水通曰父母一天地也人與天地之氣一也子通父母之氣亦一也故孝子之事親如事天頃刻而離天是違天也頃刻而忘親是違親也違天不仁也違親不孝也是故惟仁人爲能事天唯孝子爲能事親矣噫非得聖學之深者不可以語此

○國朝吳元年四月令
懿文太子及諸王往鳳陽祭
皇陵臨遣惻然命之曰吾
祖宗去世旣遠吾
父母又相繼早亡每念劬勞鞠育之恩唯有感痛
而已今日雖尊爲天子富有四海欲致敬盡孝
爲一日之奉不可得矣哀慕之情昊天罔極今
鳳陽陵寢所在特命爾等躬詣致祭以代朕行
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爾等敬之因
悲咽不自勝太子諸王皆感泣
臣若水通曰記云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

終日者念劬勞莫報爾比者卿等數以天下太
平朕復年高固請稱賀今不違群情尚從中制
惟禮當而已

臣若水通曰先正謂人無父母生日當益悲
愴不可因而受賀具宴飲此大孝終身慕親
之心也

皇祖於萬壽聖節不許百官請賀其孝子慕親之
誠乎而群臣固請朝賀者其人臣尊君之義
乎於斯二者將何以處之哉故清晨奉祀所
以致哀
親之孝也後從稱賀所以致體下之仁也可謂仁

孝兩得之矣此

皇祖所謂尚從中制而爲萬世之法守者乎

○大明令凡官員祖父母年及七十果無以次人丁自願離職侍養者聽親終服滿方許求叙

○諸司職掌凡官員父母年七十之上許令移親就祿侍養如果父母老疾去官路遠戶內別無以次人丁者方許親身赴京面奏揭籍定奪及吏員人等父母年老別無人丁者務要經由本部移文體勘是實明白奏准方令離役俱候親終服滿起復赴部聽用

臣若水通曰帝王以孝治天下人各親其親

長其長而天下平矣我
聖祖制爲法令使臣下各得遂其親親之願孟子
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又曰親親仁也敬長
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蓋圓天下於孝弟之
化此
聖祖之盛心乎以此爲教後世猶有親老而不恤
者
○永樂十一年
仁宗皇帝爲太子監國南京七月千秋節禮部請
行慶賀禮諭之曰車駕在北京子不得
君父前躬致禮乃可受群臣禮耶其止之自是千

秋節遇車駕廵狩並免禮
臣若水通曰孝子一舉足而不敢忘乎親仁
之至也我
仁宗皇帝以離親監國於千秋節不受群臣慶賀
之禮其亦舉足而不敢忘者乎以孝治天下
其則不遠惟
聖子神孫尚其念哉
○天順二年郊畢
英宗皇帝謂學士李賢曰朕當危疑之際實賴
太后憂勤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倣前代尊
上徽號於是定擬

聖烈慈壽上之詔示天下人心大悅慶賀禮成
太后深慰喜焉

臣若水通曰徽號之崇雖非古制然尊養之
至亦人情所不能已者
英宗皇帝尊上
太后之徽號誠仁人孝子之心也雖然
天子之孝尚有大於是焉因其孝敬之心擴而充
之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功崇
祖宗業垂後裔臣於
今日不勝至望

聖學格物通卷之三十五 終

